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第十回 誅大蟲佳人施藥箭 搏奇鳥壯士奮空拳

話說三人躲入樹林。風頭過去，有只斑毛大蟲，從高峰攏至果然面前。果然一見，嚇的雖然發抖，還是守著死然不肯遠離。那大蟲攏下，如山崩地裂一般，吼了一聲，張開血盆大口，把死然咬住。只見山坡旁隱隱約約，倒像攏出一箭，直向大蟲面上射去。大蟲著箭，口中落下死然，大吼一聲，將身縱起，離地數丈，隨即落下，四腳朝天。眼中插著一箭，竟自不動。多九公喝彩道：「真好神箭！果然『見血封喉』！」唐敖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箭乃獵戶放的藥箭，係用毒草所制。凡猛獸著了此箭，任他凶勇，登時血脈凝結，氣喉緊閉，所以叫『見血封喉』。但虎皮甚厚，箭最難入，這人把箭從虎目射入，因此藥性行的更快。若非本領高強，何能有此神箭！不意此處竟有如此能人！少刻出來，倒要會他一會。」忽見山旁又走出一隻小虎，行至山坡，把虎皮揭去，卻是一個美貌少女。身穿白布箭衣，頭上束著白布漁婆巾，臂上跨著一張雕弓。走至大蟲跟前，腰中取出利刃，把大蟲胸膛剖開，取出血淋淋斗大一顆心，提在手中。收了利刃，捲了虎皮，走下山來。林之洋道：「原來是個女獵戶。這樣小年紀，竟有恁般膽量，俺且嚇他一嚇。」

說罷，舉起火繩，迎著女子放了一聲空槍。那女子叫道：「我非歹人，諸位暫停貴手，婢子有話告稟。」登時下來萬福道：「請教三位長者上姓？從何至此？」唐敖道：「他二人一位姓多，一位姓林者；老夫姓唐。都從中原來。」女子道：「嶺南有位姓唐的，號叫以亭，可是長者一家？」唐敖道：「以亭就是賤字。不知何以得知？」女子聽了，慌忙下拜道：「原來唐伯伯在此。姪女不知，望求恕罪。」唐敖還禮道：「請問小姐尊姓？為何如此稱呼？府上還有何人？適才取了虎心有何用處？」女子道：「姪女天朝人氏，姓駱名紅葉。父親曾任長安主簿，後降臨海丞，因同敬業伯伯獲罪，不知去向。官差緝捕家屬，母親無處存身，同祖父帶了姪女，逃至海外，在此古廟中敷衍度日。此山向無人煙，盡可藏身。不意去年大蟲趕逐野獸，將住房壓倒，母親肢體折傷，疼痛而死。姪女立誓殺盡此山之虎，替母報仇。適用藥箭射傷大蟲，取了虎心，正要回去祭母，不想得遇伯伯。姪女常聞祖父說伯伯與父親向來結拜，所以才敢如此相稱。」

唐敖歎道：「原來你是賓王兄弟之女。幸逃海外，未遭毒手。不知老伯現在何處？身體可安？望姪女帶去一見。」駱紅葉道：「祖父現在前面廟內。伯伯既要前去，姪女在前引路。」說罷，四人走不多時，來至廟前，上寫「蓮花庵」三字。四面牆壁俱已朽壞，並無僧道，惟剩神殿一座，廂房兩間，光景雖然頹敗，喜得怪石縱橫，碧樹叢雜，把這古廟圍在其中，倒也清雅。進了廟門，駱紅葉先去通知，三人隨後進了大殿。只見有個鬚髮皆白的老翁迎出，唐敖認得是駱龍，連忙搶進行禮；多、林二人也見了禮，一同讓坐獻茶。

駱龍問了多、林二人姓名，略談兩句，固向唐敖歎道：「吾兒賓王不聽賢姪之言，輕舉妄動，以致合家離散，孫兒跟在軍前，存亡未卜。老夫自從得了凶信，即帶家口奔逃。偏偏媳婦身懷六甲，好容易逃至海外，生下紅葉孫女，就在此處敷衍度日。屈指算來，已一四載。不意去歲大蟲壓倒房屋，媳婦受傷而亡。孫女慟恨，因此棄了書本，終日搬弓弄箭，操練武藝，要替母親報仇。自制白布箭衣一件，誓要殺盡此山猛虎，方肯除去孝衣。果有志竟成，上月被他打死一個，今日又去打虎，誰知恰好遇見賢姪。邂逅相逢，真是『萬里他鄉遇故知』，可謂三生有幸！惟是老夫年已八旬，時常多病。現在此處，除孫女外，還有乳母、老蒼頭二人。老夫為癡兒賓王所累，萬不能復回故土，自投羅網；況已老邁，時光有限。紅葉孫女，正在少年，困守在此，終非長策。老夫意欲拜懇賢姪，俯念當日結義之情，將紅葉作為己女，帶回故鄉，俟他年長，代為擇配，完其終身。老夫了此心願，雖死九泉，亦必銜感！」說著，落下淚來。

唐敖道：「老伯說那話來！小姪與賓王兄弟情同骨肉，姪女紅葉就如自己女兒一般。今蒙慈命帶回家鄉，自應好好代他擇配，何須相托。若論子姪之分，原當奉請老伯同回故鄉，侍奉餘年，稍盡孝心，庶不負當日結拜之情。奈近日武后純以殺戮為事，唐家子孫，誅戮殆盡，何況其餘。且老伯昔日出仕多年，非比他們婦女可以隱藏，倘走露風聲，不獨小姪受累，兼恐老伯受驚，因此不敢冒昧勸駕。小姪初意原想努力上進，約會幾家忠良，共為勤王之計，以復唐業。無如功名未遂，鬢已如霜。既不能顯親揚名，又不能興邦定業，碌碌人世，殊愧老大無成，所以浪遊海外。今雖看破紅塵，歸期未卜，家中尚有兄弟妻子，此女帶回故鄉，斷不負慈命。老伯只管放心！」

駱龍道：「蒙賢姪慷慨不棄，真令人感激涕零！但你們貿易不能耽擱，有誤程途。老夫寓此枯廟，也不能屈留。」因向紅葉道：「孫女就此拜認義父，帶著乳母，跟隨前去，以了我的心願。」駱紅葉聽了，不由大放悲聲。一面哭著，走到唐敖面前，四雙八拜，認了義父。又與多、林二人行禮。因向唐敖泣道：「姪女蒙義父天高地厚之情，自應隨歸故土。奈女兒有兩樁心事：一者祖父年高，無人侍奉，何忍遠離；二者此山尚有兩虎，大仇未報，豈能捨之而去。義父如念苦情，即將嶺南住址留下，他年倘遇皇恩大赦，那時再同祖父投奔嶺南，庶免兩下牽掛。此時若教拋撇祖父，一人獨去，即使女兒心如鐵石，亦不能忍心害理至此。」駱龍聽了，復又再三解勸。無奈紅葉意在言外，總要侍奉祖父百年後方肯遠離。任憑苦勸，執意不從。

多九公道：「小姐既如此立志，看來一時也難挽回。據老夫愚見，與其此時同到海外，莫若日後回來，唐兄再將小姐帶回家鄉，豈不更便？」唐敖道：「小弟日後設或不歸，卻將如何？」林之洋道：「妹夫這是甚話！今日俺們一同去，將來自然一同來，怎麼叫作『設或不歸』？俺倒不懂！」唐敖道：「這是小弟偶爾失言，舅兄為何如此認真。」因向駱龍道：「寄女具此孝心，將來自有好處，老伯倒不可強他所難。況他立志甚堅，勸也無益。」說罷，取過紙筆，開了地名。

駱紅葉道：「義父此去，可由巫咸國路過？當日薛仲璋伯伯被難，家眷也逃海外。數年前在此路過，女兒曾與薛衡香姊姊拜為異姓姊妹，並在神前立誓，無論何人，倘有機緣得歸故土，總要攜帶同行。去歲有絲貨客人帶來一信，才知現在寄居巫咸。女兒有書一封，如係便路，求義父寄去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巫咸乃必由之路，將來林兄亦要在彼賣貨，帶去甚便。」當時駱紅葉去寫書信。唐敖即托林之洋上船取了兩封銀子，給駱龍以為貼補薪水之用。不多時，駱紅葉書信寫完。

唐敖把信接過，不覺歎道：「原來仲璋哥哥家眷也在海外！當日敬業兄弟若聽思溫哥哥之言，不從仲璋哥哥之計，唐業久已恢復，此時天下何至屬周！彼此又何至離散！這是氣數如此，莫可如何！」說罷叩辭。大家互相囑付一番，灑淚而別。駱紅葉送至廟外，自去祭母、侍奉祖父。

唐敖三人因天色已晚，回歸舊路。多九公道：「如此幼女。既能不避艱險，替母報仇，又肯盡孝，侍奉祖父餘年，惟知大義，其餘全置度外。可見世間忠孝節義之事，原不在年之大小。此女如此立志，大約本山大蟲從此要除根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剛才俺見大蟲吃那果然，因想起聞得人說，虎豹吃人，總是那人前生造定，該傷虎口；若不造定，就是當面遇見，他也不吃。請問九公，這話可是？」多九公搖頭道：「虎豹豈敢吃人！至前生造定，更不足憑。當日老夫曾見有位老翁，說的最好。他說：『虎豹從來不敢吃人，並且極其怕人，素日總以禽獸為糧，往往吃人者，必是此人近於禽獸，當其遇見之時，虎豹並不知他是人，只當也是禽獸，所以吃他。』人與禽獸之別，全在頂上靈光。禽獸頂上無光，如果然之類，縱有微光，亦甚稀罕。人之天良不滅，頂上必有靈光，虎豹看見，即遠遠迴避。倘天良喪盡，罪大惡極，消盡靈光，虎豹看見與禽獸無異，他才吃了。至於靈光或多或少總在為人善惡分別。有善無惡，自然靈光數丈，不獨虎豹看見逃竄，一切鬼怪莫不遠避。即如那個果然，一心要救死然回生，只管守住啼哭。看他那般行為，雖是獸面，心裡卻懷義氣，所謂『獸面人心』，頂上豈無靈光？縱讓大蟲親面，也不傷他。大蟲見了『獸面人心』的既不敢傷，若見了『人面獸心』的如何不啖！世人只知恨那虎豹傷人，那知有這緣故。」

唐敖點頭道：「九公此言，真可令人回心向善，警戒不小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有一個親戚，做人甚好，時常吃齋念佛。一日，

同朋友上山進香，竟被老虎吃了。難道這樣行善，頭上反無靈光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等人豈無靈光。但恐此人素日外面雖然吃齋念佛，或者一時把持不定，一念之差，害人性命，或忤逆父母，忘了根本；或淫人妻女，壞人名節，其惡過重，就是平日有些小小靈光，陡然大惡包身，就如『杯水車薪』一般，那裡抵得住！所以登時把靈光消盡，虎才吃了。不知此人除了吃齋念佛，別的行為若何？」林之洋道：「這人諸般都好，就只忤逆父母，聞得還有甚麼『桑間月下』之事。除了這兩樣，總是吃齋行善，並無惡處。」多九公道：「『萬惡淫為首，百善孝為先。』此人既忤逆父母，又有『桑間月下』損人名節之事，乃罪之魁，惡之首。就讓吃齋念佛，又有何益。」

林之洋道：「據九公這話，世人如作了孽，就是極力修為，也不中用了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林兄這是甚話！善惡也有大小：以善抵惡，就如將功贖罪，其中輕重，大有區別，豈能一概而論。即如這人忤逆父母，淫人妻女，乃罪大惡極，不能寬宥的。你卻將他吃齋念佛那些小善，就要抵他兩樁大惡，豈非拿了杯水要救車薪之火麼？況吃齋念佛不過外面向善，究竟不知其心如何。若外面造作行善虛名，心裡卻懷著兇惡，如此險詐，其罪尤重。總之，為人心地最是要緊。若謂吃齋念佛都是善人，恐未盡然。」

話說間，離船不遠，忽見路旁林內飛出一隻大鳥，其形如人，滿口豬牙，渾身長毛，四肢五官，與人無異，惟肋下舒著兩個肉翅，頂上兩個人頭，一頭象男，一頭象女。額上有文，細細看去，卻是「不孝」二字。多九公道：「我們剛說不孝，就有『不孝鳥』出來。」

林之洋聽見『不孝』二字，忙舉火繩，放了一槍。此鳥著傷墜地，仍要展翅飛騰。林之洋趕去，一連幾拳，早已打倒。三人進前細看，不但額有「不孝」二字，並且口有「不慈」二字，臂有「不道」二字，右脅有「愛夫」二字，左脅有「憐婦」二字。唐敖歎道：「當日小弟雖聞古人有此傳說，以為未必實有其事。今親目所睹，果真不錯。可見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。據小弟看來這是世間那些不孝之人，行為近於禽獸，死後不能復投人身，戾氣凝結，因而變為此鳥。」多九公點頭道：「唐兄高見，真是格物至論。當日老夫瞥見此鳥，雖是兩個人頭，卻都是男像，並無『愛夫』二字。——因天下並無不孝婦女，所以都是男像。——它這人頭時常變幻，還有兩個女頭之時。聞得此鳥最通靈性，善能修真悟道，起初身上雖有文字，每每修到後來竟會一字全無；及至文字脫落，再加靜修，不上幾年，脫了皮毛，登時成仙去了。」唐敖道：「此非『放下屠刀，立刻成佛』麼！可見上天原許眾生回心向善的。」只見船上眾水手因在山泉取水，也來觀看。問知詳細，都鼓噪道：「他既不孝，我們就要得罪了！這樣一身好翎毛，就是帶些回去做個掃帚，也是好的。」說罷上前這個一把，那個一把，只見拔的翎毛滿地飛舞。唐敖道：「他額上雖有『不孝』二字，都是戾氣所鍾，與他何干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此時只算替他除戾氣，把戾氣除淨，將來少不得要做好人。況他身上翎毛著實富厚，可見他生前吝嗇，是『一毛不拔』的。如今我們將這『一』字換個『無』字：他是『一毛不拔』，我們是『無毛不拔』，把他拔的一乾二淨，看他如何！」

翎毛拔完，正要回船，忽見林內噴出許多膠水，腥臭異常。眾人連忙跑開。林內飛出一隻怪鳥，其形如鼠，身長五尺，一隻紅腳，兩個大翅，飛到不孝鳥跟前，隨即抱住，騰空而起。林之洋忙拿槍裝藥，對準此鳥。正要放時，誰知火繩沾水已熄，轉眼間，那鳥去遠。眾水手道：「我們常在海外，這樣怪鳥，倒也少見。向來九公最是知古識今，大約今日也要難住了。」多九公道：「此鳥海外犬封國最多，名叫『飛涎鳥』，口中有涎如膠，如遇饑時，以涎灑在樹上，別的鳥兒飛過，沾了此涎，就被黏住。今日大約還未得食，所以口內垂涎。此時得了不孝鳥，必是將他飽餐。可見這股戾氣是犯萬物所忌的：不但人要拔他的毛，禽獸還要吃他的肉哩！」說罷，一齊回船。唐敖把信收了。林之洋取出大米給婉如、呂氏看了，無不稱奇。登時揚帆。

不多幾日，到了君子國，將船泊岸。林之洋上去賣貨。唐敖因素聞君子國好讓不爭，想來必是禮樂之邦，所以約了多九公上岸，要去瞻仰。走了數里，離城不遠，只見城門上寫著「惟善為寶」四個大字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